



王水照 崔銘 著

蘇軾傳

中和出版
OPEN PAGE

中



蘇軾坐像 (〔宋〕蘇軾 書《天際烏雲帖》局部)

傳〔宋〕李公麟 繪 〔清〕朱野雲 摹 〔清〕翁方綱 題

上海博物館藏

《赤壁圖》卷 局部
〔明〕仇英 繪
遼寧省博物館藏







《枯木怪石圖》局部

〔宋〕蘇軾 繪

引言 物華地靈鑄偉才	1
------------	---

第一章 奮厲當世雄鷹出

歐陽修的熱情獎掖，使蘇軾一時之間名滿天下	16
時隔三年第二次遠遊，依然豪情萬丈	21
懷遠驛中，風雨之夕，兄弟兩人相對而坐，握手盟約	26
懷着致君堯舜的火熱理想，蘇軾踏上征途	27
下車伊始，便勤謹踏實地開展工作	30
來到處處藏寶的鳳翔，酷愛文物的蘇軾恰似魚兒得水	34
抱着遠大理想走上仕途的，卻時時感到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異	38
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	41

第二章 世事惟艱力難任

宋朝統治者因勢利導的必然選擇，同時存在着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	46
神宗銳意求治，富國強兵，雷厲風行的王安石受命執政	48
神宗與王安石衝破一切障礙向前走，卻犯下戰略性錯誤	51
無條件地站到了反變法派的一邊	55
在王安石眼中，蘇軾不過一介書生，但蘇軾卻擁有巨大的輿論聲勢	58
在捨身報國的崇高精神鼓舞下，	
蘇軾為他所認定的真理進行倔強的爭執	63

每逢休假日，文同總是邀請蘇軾一道寫字作畫	65
文同「字畫病」的話頭啟發了蘇軾的靈感	67
與變法派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了	71
深感人心險惡，再也不願在這是非之地呆下去了	72
七月，攜一家大小乘船離京	74
一路上意興闌珊，深深沉浸在對人生意義的思考之中	77

第三章 德澤雅韻滿餘杭

蘇軾情不自禁地陶醉在湖光山色之中	84
每到賞花觀潮之日，杭州城裡萬人空巷，熱鬧非凡	90
層出不窮的遊宴活動中，蘇軾留下無數浪漫的故事	93
蘇軾經常漫步名山古剎，與許多高僧結為至交， 尋得心靈的安憩與慰藉	97
杭州三年，蘇軾盡心盡力，為民造福	100
面對人民的苦難，蘇軾無法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105
儘管對現實深感不滿，蘇軾卻不能不在現實中履行他的通判職責	110
來到嚮往已久的宜興， 一種親切、安寧、恬適的感覺在蘇軾心頭升起	113
送別陳襄，蘇軾滿懷離情，寫下一首首感人肺腑的詞作	116
現存蘇軾詞集表明，他從通判杭州開始填詞	118
蘇軾此時的詞作雖與傳統詞作沒有本質差別， 但已表現出新的傾向	121

蘇軾啟程離杭，楊繪、張先、陳舜俞等同船遠送	123
-----------------------	-----

第四章 惟有憫農心尚在

抵達密州任所，蘇軾開始調查蝗災受害情況	126
身為一郡之守，蘇軾認為有責任挺身而出，為民請命	131
和在杭州相比，密州的生活艱苦了許多，也寂寞了許多	135
重讀《莊子》，蘇軾豁然開朗，開始重新面對並接納密州的生活	139
蘇軾的詞的創作邁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步	142
帶着遺憾，帶着依戀，蘇軾離開密州，奔赴新任	145
蘇軾身披蓑衣，腳穿草鞋，親自指揮並參與抗洪搶險的戰鬥	149
稍事休整之後，蘇軾又未雨綢繆地籌劃着加固防水工程	152
石潭之行的所見所聞，就像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令人神往	154
這一時期，蘇軾的業餘生活安排得有聲有色，逍遙寫意	157
似真似幻的夢境，使蘇軾想起了許多許多	160
不僅徐州本地的文人爭相與蘇軾交往，外地的士人也紛紛向他靠攏	162
三月，朝廷令下，蘇軾移任湖州知州	166

第五章 柏台霜氣夜淒淒

滄桑往事引發的情感洪流，	
使蘇軾陷入關於人生終極性問題的哲理思考	170
蘇軾成為一幫小人的「眼中釘，肉中刺」	173
一個周密的圍剿計劃，在某個月黑風高之夜出籠了	176

蘇軾渾然不知厄運已經逼近	178
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犬雞	181
將近兩個月的審訊中，蘇軾經受了難以言喻的凌辱和折磨	184
代表公道與正義的救贖活動在民間展開時，	
朝中也有少數士大夫仗義執言	186
在囚禁整整一百三十天之後，蘇軾終於從幽暗的監牢裡走了出來	190
蘇軾在御史台差役的押送下，啟程前往黃州貶所	193

第六章 吟嘯徐行迎風雨

這場從天而降的禍事，使蘇軾對外界產生了一種莫名的恐懼和戰慄	200
雖然出獄已近半年，受創的心靈依然悸痛不已	205
蘇軾所尋求的是一種高層次的精神救贖	207
超然曠達的胸懷氣度，使蘇軾能於常人難耐的苦境中自得其樂	210
蘇軾身邊又簇擁了一大群年齡不等、地位懸殊、性情各異的朋友	212
不少老友至親，頻頻來信問候，甚至千里相尋，專程來黃州探望	218
蘇軾帶領全家早出晚歸，開荒墾地	222
一家人勤勤懇懇地過起了農家的日子	225
深刻的鄉土之戀是蘇軾終身難解的情結	230
蘇軾對道家養生之術的興趣達到了極致	235
蘇軾將道家、儒家、佛家觀念緊密聯繫在一起	237
蘇軾躲在書齋，著書立說，以期有補於世	240

第七章 三詠赤壁成絕唱

在自然的懷抱中蘇軾無憂無慮，

享受着官居時不可能擁有的自在與閒逸 246

三月七日，蘇軾在幾位熟識的朋友陪同下，前往沙湖相田 249

隨着人生思考的逐步成熟，

蘇軾的書畫藝術也日益煥發出動人的光彩 252

面對滾滾東去的長江，蘇軾寫下千古絕唱《念奴嬌·赤壁懷古》 256

《前赤壁賦》正是蘇軾在厄運中，

堅持人生理想，超越苦難的心靈縮影 259

《後赤壁賦》是對天地萬物與我一體的自然妙旨的形象註解 265

十二月十九日，朋友們在赤壁之下擺酒設宴，

慶賀蘇軾四十七歲生日 268

雪堂之中，高人滿堂，奇士盈庭，

三教九流如百川歸海，一齊彙聚於蘇軾的麾下 269

春夏之間，蘇軾臥病不出，閉門謝客，於是謠言頓起 274

蘇軾善於從普通生活中發現美感，

從而實現了從現實人生到藝術人生的轉化 277

蘇軾不僅享受着自然的慷慨賜予，

而且享受着家庭生活的幸福與和美 281

四年中，神宗曾多次打算起用蘇軾 285

讀過詔令，蘇軾百感交集 288

第八章 投老江湖終不失

蘇軾即將離開黃州的消息很快就傳開了，前來話別的人絡繹不絕	292
初入廬山，蘇軾心中蓄滿了驚歎與喜悅	298
蘇轍得知兄長正日夜兼程前來相會，心中充滿了期盼	302
應佛印禪師之邀，蘇軾與參寥重上匡廬	306
《題西林壁》與《石鐘山記》是蘇軾這一時期人生思考的藝術總結	310
撇開紛繁的政見不說，對於蘇軾的才華，王安石一直都非常欣賞	313
在逗留金陵的一箇月中，蘇軾頻繁地出入於半山園	316
應老友滕元發之約，蘇軾前往金山相聚	321
上過《乞常州居住表》，一邊等待朝廷回音，一邊攜家人緩緩北上	325
收到朝廷准予常州居住的詔令，蘇軾欣慨交加	329
正當蘇軾悠然自在地過着田園生活，又接到了重新起用的詔令	333

第九章 華燈飛蓋寓京華

元豐八年七月下旬，蘇軾啟程前往登州	341
倏然而來，又倏然而去的海市，令蘇軾想起了許多	344
一條世人所渴慕的黃金大道已在蘇軾面前展開	348
蘇軾的聲望與日俱增	351
榮華富貴的熱鬧場中，蘇軾依舊過着恬淡簡樸的生活	356
在兄弟之情與天倫之樂的脈脈溫情中，蘇軾休息着疲憊的身心	360
蘇軾的機敏和才智，使他在歌筵酒席之上遊刃有餘	365

蘇門內部自由議論與自由批評之風，	
達到了坦誠無諱、暢所欲言的最高境界	368
蘇軾「為時」「為天下」愛護和獎掖後進，贏得了弟子們衷心的敬仰	373
蘇軾兄弟和門人弟子，與王詵、米芾、李公麟等書畫大家詩酒留連	377
在洋溢着浪漫與自由氣息的理想氛圍中，蘇軾創作了大量的題畫詩	380

第十章 四任知州澤生民

蘇軾拋棄過去的偏見，成為免役法的堅定維護者	386
蘇軾當眾嘲笑程頤，遭下無窮後患	390
洛學弟子為老師報一箭之仇，引起元祐黨爭的公開爆發	393
蘇軾在黨爭的漩渦中進退維谷，一再以疾病為由請求外任	395
蘇軾對杭州摯愛依舊，決心盡自己的努力使山水增色，為民眾造福	399
在杭州父老強烈要求下，蘇軾克服一切困難，全面治理西湖	402
蘇軾總是極為慎重地處理民間訴訟，	
儘可能做到國法與人情兩相兼顧	405
公餘之暇，蘇軾喜歡屏退侍從，	
獨自漫遊在西湖群山之中的叢林寺廟	408
年華老去的悲哀中，蘇軾心中充滿了對仕宦生涯的深深厭倦	412
儘管年過半百，飽經風霜，	
蘇軾對國家與民眾的摯愛絲毫也沒有變得淡漠	416
蘇軾兄弟的進用，對具有個人野心的政客構成極大威脅	419
自從來到潁州以後，蘇軾生活恬適，心境平和	421

短短半年之內，蘇軾幹了好幾件大事	424
蘇軾抵達揚州，上疏朝廷請求寬免積欠，並毅然停辦萬花會	427
蘇軾入世愈深，對仕宦生涯愈覺厭倦，	
愈加嚮往世外桃源式的田園生活	430
元祐八年九月三日，高太后去世，政局又將有大的翻覆	432
蘇軾在果斷地整頓武備的同時，心情卻是忐忑不安的	436

第十一章 白頭蕭散謫嶺海

蘇軾千里迢迢奔赴貶所，一路上，朝廷五改謫命	440
「悲欣交集」的心靈感受，	
使蘇軾入世、出世兼而得之的初衷發生了改變	447
蘇軾於紹聖元年十月二日抵達惠州貶所	451
隨時隨地的自譬自解，使蘇軾的精神不再焦慮、心靈自有安頓	455
蘇軾雖已看破名利權勢，也無權簽署公事，	
但沒有放棄儒家的濟世精神	459
蘇軾不在其位而謀其政，把方外的慈悲與入世的事業結合在一起	462
新居還未建成，家中又遭變故	466
紹聖四年又一個不祥的四月，蘇軾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	472
經過一番自譬自解，身處絕域的愁懷終於消散	477
蘇軾無論走到哪裡，都有非凡的自信和本領，	
把「地獄」變成「天堂」	480
在精神的領域蘇軾永遠是富翁，他仍然「超然自得，不改其度」	488

在荒蠻的海島，蘇軾自然而然地扮演了一個文化使者的角色	494
在艱苦的環境中，蘇軾勤奮創作，老而彌篤	496
蘇軾喜好陶淵明的詩歌，更喜好陶淵明的為人	500
蘇軾謫居嶺海，至友知交紛紛來信來人，探問音信	503
元符三年正月，朝廷政局又發生了大的變化	505

第十二章 皇天后土同悲悼

蘇軾與秦觀雷州相會，竟成永訣	514
重登大庾嶺，蘇軾思緒飛轉，詩潮泉湧	517
蘇軾為選擇歸老之地而猶豫不決	521
建中靖國元年，士大夫輿論已在政治上普遍看好蘇軾	523
對於未來的出處進退，蘇軾表現出一種隨緣任運的心態	526
經過萬里跋涉，即將歸老常州之際，蘇軾卻突然病倒了	531
四方震悼，山河同悲	533

結束語 浩瀚淵深讚「蘇海」，流風餘韻遺人間	539
-----------------------	-----

附錄

一蘇軾生平創作簡表	544
二蘇軾著作重要版本錄	554

後記	555
----	-----

【引言】

物華地靈鑄偉才

在四川省眉山縣境內，有一座秀麗的彭老山。宋仁宗景祐三年，這座山忽然變得荒瘠起來，百花不放，草木枯萎，禽鳥野獸遠走高飛。眉山的父老議論紛紛，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多年以後，他們才恍然大悟，原來就在這一年，一位令人驚羨、受人敬慕的不世之才——蘇軾（字子瞻）誕生在這片富饒美麗的土地上，彭老山的靈秀之氣，獨鍾於他一人身上，因而出現了這樣奇異的現象。六十六年後，這位曠代的偉人，走完他不平凡的人生歷程，辭別人世，將英靈之氣還給自然，彭老山才又變得鬱鬱蒼蒼。

這當然只是一個不可以確信的民間傳說，在我們這個崇奉天人感應的古老國度，隨着每一位天才人物的誕生，都不免會有這樣一些神異的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

傳說雖然不可以確信，卻非常形象地說明，正是蜀地（四川的古稱）的奇山秀水給予了蘇軾最早的陶冶和啟迪。以後他長大成人，宦遊四海，對於故鄉的回憶總激起他滿懷深情。他吟唱那條瑩淨如玻璃的美麗江水：

吾家蜀江上，江水綠如藍。

他回想那座舉世聞名的峨眉山：

每逢蜀叟談終日，便覺峨眉翠掃空。

——《秀州報本禪院鄉僧文長老方丈》

他思念那片溫暖富饒的神奇土地：

豈如吾蜀富冬蔬，霜葉露芽寒更茁。

——《春菜》

想見青衣江畔路，白魚紫筍不論錢。

——《寄蔡子華》

他羨慕朋友能有機會到他的故鄉作嘉州（今四川樂山）太守：

少年不願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荊州^①。

頗願身為漢嘉守，載酒時做凌雲遊。

——《送張嘉州》

① 韓荊州即韓朝宗，唐朝人，曾任荊州長史，喜歡推薦人才，李白《與韓荊州書》說：「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

在大自然的懷抱中，少年蘇軾健康、快樂、生氣勃勃，對一切都充滿好奇。

有時，他和表弟一起「狂走從人覓梨栗」(《送表弟程六知楚州》)，漫山遍野地跟着人亂跑，尋找可食的野果；有時，他悠閒自在地坐在牛背上一邊放牧，一邊讀書：

川平牛背穩，如駕百斛舟。

——《書晁說之考牧圖後》

田野寬廣平坦，牛背安穩無虞，那感覺就像在波平浪靜的水面，駕一葉扁舟：

舟行無人岸自移，我臥讀書牛不知。

—— 同上

有時，他會和小夥伴們一起「鑿地為戲」—— 或者是挖一條小溝，灌上些水，把它想像成長江大河；或者是築一個小土墩，在上面燃放「烽火」。有一次，他們挖出一塊淺綠色的魚形石塊，這石塊周身散佈着細細的銀色星點，敲起來鏗然有聲，竟是一塊上乘的硯石。父親認為，這是蘇軾兄弟在文學上有輝煌發展的吉祥徵兆。

風花雪月之中，蘇軾一年年成長，故鄉的山水給予他無窮的樂趣和靈感！

除了它的富饒美麗，四川自古便以名人輩出、富有濃鬱的文化氛圍著稱於世。早在漢代就產生了著名的文學家司馬相如、揚雄、王褒等，他們的流風餘韻經百世而不衰，年輕一代讀書作文動輒便以「作賦凌相如」(唐·李白《贈張相鎬》)為期許，把這些文學前輩視為自己的楷模。此後，李唐一朝，在文學上屈指可數的人物都與四川結下不解之緣：「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唐·陳子昂《登幽州台歌》)，以幾行不朽的詩句喊出一個嶄新時代的陳子昂是四川人；最傑出的浪漫主義天才詩人李白，五歲隨父親移居四川，在那裡度過奠定

他一生偉業的青少年時代；還有杜甫，這位在詩歌的思想藝術各方面集大成又開風氣、影響了中國詩壇上千年的大詩人，也在四川生活了八年之久，寫下無數輝煌的詩篇；此外，「初唐四傑」——王勃、盧照鄰、楊炯、駱賓王，都曾先後到過四川；高適、岑參、劉禹錫、白居易等，都曾在四川留下不朽的詩篇。於是，「天下詩人皆入蜀」一時傳為美談。

到了晚唐五代，軍閥混戰，十國並起，以成都為中心的西蜀國相對來說較為安定，大批文人前往避難，進一步促進了蜀地文化的繁榮，使西蜀成為當時全國的文化中心之一。宋代初年，宋太祖趙匡胤為統一全國，發兵征服西蜀政權；西蜀滅亡之後，又發生兵變和農民起義，戰爭因而延續三十多年，給四川造成很大破壞，蜀地文化一度陷入低谷。但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唐·白居易《賦得古原草送別》），經過一個階段的休養生息，四川的經濟和文化又逐漸繁榮起來。

到蘇軾出生的年代，已經有很多蜀地士人「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聞於天下」（《謝范舍人書》），崇尚讀書的風氣日益濃厚。蘇軾和弟弟蘇轍（字子由）進京參加進士考試那年，僅眉山一縣舉薦參加禮部進士考試的竟達四十五人之多，進士及第的就有十三人。人文薈萃，全國矚目。六七十年後，著名詩人陸游來到眉山，瞻仰蘇軾故居。他面對靈山秀水，追憶文采風流，抑制不住內心澎湃的詩情，揮筆寫道：

蜿蜒回顧山有情，平鋪十里江無聲。

孕奇蓄秀當此地，鬱然千載詩書城！

——《眉州披風榭拜東坡先生遺像》

蘇軾生活在這「孕奇蓄秀」的詩書之城，從小就接受不僅僅來自書本的豐富多彩的文化熏陶。

七歲那年，他曾和小夥伴們一起，聽一位九十歲的老尼姑講述蜀宮舊事。這位老尼姑年輕的時候曾跟隨師傅到蜀主孟昶的宮中做法事，在一個繁星滿天的夏夜，

親眼看到孟昶和他的寵妃花蕊夫人在摩訶池邊閒坐乘涼，吟詩作詞。幾十年過去了，老尼姑還能背誦那天晚上聽來的詞篇。這些優美而充滿歲月滄桑感的陳年往事，在蘇軾幼小的心靈裡留下了深深的痕跡。四十年後，他還記得這首詞的開頭兩句：

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

那時的蘇軾已是詩、詞、文、賦各方面的全才，熟諳各種詞調，將這兩句玩味再三，斷定這首早已亡佚的蜀宮詞詞牌應是《洞仙歌》，於是，便以這兩句為基礎，續寫成一首完整的優美詞章。

少年時代，蘇軾常和弟弟蘇轍一起外出遊玩。有一次，他們經過一個鄉村院落，看見牆壁上題着兩行詩句：

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

不知是甚麼人留在這裡的。兄弟倆反覆吟詠，對於詩中意境似懂非懂。多年以後蘇軾貶謫黃州，夜宿黃州禪智寺，寺中僧人都不在，滿院寂靜。夜半時分，忽有細雨敲竹，發出淅淅瀝瀝的聲音。此情此景，使蘇軾油然想起年少時讀過的那兩句詩來，他說：

知是何人舊詩句，已應知我此時情。

——《少年時，嘗過一村院，見壁上有詩云：「夜涼疑有雨，院靜似無僧。」不知何人詩也。宿黃州禪智寺，寺僧皆不在，夜半雨作，偶記此詩，故作一絕》

前人詩中意境恰與此時情景兩相契合，隔着歲月的流光，蘇軾心領神會，頷首稱頌。

除了這些充滿文化氣息的所見所聞，蜀地文壇的風尚也給予少年蘇軾以正確的引導。宋初文壇承襲了晚唐五代辭藻華麗而內容空虛的文風，蜀地文人則逆流而動，「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眉州遠景樓記》)，主張文章針對實際問題，有為而作，就像五穀可以充飢，醫藥可以治病，追求文風的樸實，文筆的自然流暢。

所有這些潛移默化的影響，又與他的家庭教養完全一致。

蘇軾的家坐落在眉山縣城紗縠行，是一個富有文學氣氛的書香之家。雖不十分富有，卻也還殷實，勤謹自足地過着小康的生活。

他曾有詩記述：

門前萬竿竹，堂上四庫書。

高樹紅消梨，小池白芙蕖。

常呼赤腳婢，雨中擷園蔬。

——《答任師中、家漢公》

竹林、梨樹、開滿潔白荷花的小水池、清新整潔的蔬菜園，這些平常而美麗的景致，構成了蘇家的外部環境，而屋裡豐富的藏書，則使蘇家顯得並不平常。家學淵源，得天獨厚，這是蘇軾成才的一個重要條件。

童年時代，父親蘇洵常常遊學在外，因此，家庭教育的重任主要落在母親程氏夫人的肩上。程氏夫人仁慈、果決，並且具有良好的文化素養。她非常注重孩子的人格培養，常常挑選古往今來人事成敗的關鍵問題進行講述。年幼的蘇軾反應敏捷，思維清晰，回答問題簡明扼要，深得母親喜愛。有一天，程夫人教兒子讀《後漢書，范滂傳》。范滂是東漢名士，學問氣節深得鄉里敬重，擔任朝廷官員，受命前往冀州視察災情，「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南朝宋，范曄《後漢書，范滂傳》)，查辦貪官污吏，鐵面無私。當時朝中宦官弄權，政風敗壞，仁人志士共起抗

爭，於是發生了黨錮之禍，范滂也被牽連其中，為了堅持自己的理想，必須以付出生命為代價。臨危赴命，與母親訣別，他說：「母親，我對不起您。弟弟孝順，足以供養您，我跟隨父親在九泉之下，存亡各得其所，希望母親不要悲傷。」他母親說：「一個人既想有美好的品德名聲，又想有長壽富貴，怎麼可以兩全呢？我願意你捨棄生命，實現自己的理想。」讀到這裡，程氏夫人不禁慨然長歎，母子倆都被這一段盪氣迴腸的歷史深深感動，沉浸在一種無比莊嚴的情緒之中。一陣沉默過後，年僅十歲的蘇軾站起身來，激動地說：「母親，倘若我也要做一个范滂這樣的人，你會同意嗎？」程氏夫人回答說：「你如果能做范滂，我怎麼就不能做范滂的母親呢？」在母親的言傳身教之下，年少的蘇軾就已立下遠大志向，要做一個為理想不惜以死相爭的時代巨人。

程氏夫人天性善良，又信奉佛教，對世間一切有情生命皆心存愛惜。蘇家庭院，竹柏叢生，雜花滿樹，許多鳥雀都來這裡築巢、棲息。程氏夫人嚴禁家人捕鳥取卵，天長日久，來蘇家庭院安巢的鳥兒越來越多，而且都不怕人，有的甚至把窩築到了低矮的枝丫上，小孩子可以俯身而視。蘇軾兄弟和他們的小夥伴常常圍在鳥窩邊，看毛絨絨的小鳥，給牠們餵食。這些情況，蘇軾在《異鵲》詩中都有非常形象的記述：

昔我先君子，仁孝行於家。
家有五畝園，麼鳳集桐花。
是時烏與雀，巢覈可俯拿。
憶我與諸兒，飼食觀群呀。

程氏夫人從細小事情上入手，培養兒子的仁心慈念，對於蘇軾一生有着非常重大的影響。九百餘年來，蘇軾為歷代人民所熱愛、所敬仰，不僅在於他給後世留下大量具有高度藝術成就的文學作品，更在於這些作品處處表現的博大、仁慈、熱情、溫厚的心靈世界。

在蘇軾的成長過程中，父親的影響也是至關重要的。蘇軾的父親蘇洵，曾經被

編入《三字經》，在封建時代是婦孺皆知的人物。他早年讀書不太努力，二十七歲以後「始發憤，讀書籍」(《三字經》)，終於成為北宋著名的散文家。蘇洵論文推崇先秦兩漢的古文和韓愈的文章，曾專心研讀這些先賢著作達七八年之久。他反對玩弄辭藻的文字遊戲，主張作文要有真實的情感和充實的內容。他的這些思想，與當時正在醞釀中的北宋詩文革新運動遙相呼應。在父親的指導下，蘇軾少年時代起步學文就站在一個很高的基點上，跟隨着時代最先進的文學思潮，這直接促成他日後能脫穎而出，成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人物。

父親的施教是非常嚴格的，五十年後，蘇軾在海南還曾夢見年少時讀書的情形：

夜夢嬉遊童子如，父師檢責驚走書。

計功當畢《春秋》餘，今乃粗及桓莊初。

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掛鉤魚。

——《夜夢》

兒時的蘇軾像所有的孩子一樣貪玩，可是父親佈置的功課一天一天都有具體的安排，不能有半點馬虎，到了限定該讀完《春秋左氏傳》的日子，他還只粗略地讀到桓公、莊公部分，不足此書的一半，心中憂傷惶急，彷彿魚兒吞了釣鉤。童年的印象是這樣深刻，以至在長長的歲月之後，偶然夢見還歷歷如在目前。

在父親的嚴厲督促下，蘇軾不敢以天資穎悟沾沾自喜，而是終日苦學不輟，他說：

我昔家居斷往還，著書不暇窺園葵。

——《送安惇秀才失解西歸》

兒時嬉遊的夥伴也暫時中斷了往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一意讀書作文。他讀諸子百家，也讀史傳。「初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西漢文學家賈誼和唐朝宰相陸贄的文章，剖析古今朝政的成敗得失，議論鋒發，無不緊密切合現實，蘇軾曾經非常喜歡，從中學習論證的方法，特別是干預現實的精神。《莊子》是一部非常優美而奇妙的著作，書中講了許多故事來表明道家的思想，在人生的苦難中，在尷尬艱難的縫隙中，怎樣追求自我精神的保全，達到高遠的、不受約束的自由境界。年少的蘇軾被深深地吸引了，他說：

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

——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

他覺得《莊子》所講的這些道理，正是自己向來心中所思所想，只是沒有合適的語言表達出來。蘇軾從小就將道家的思想融匯到自己的人格修養中，對他以後坎坎坷盪的一生裨益匪淺。除了思想的啟迪，《莊子》汪洋恣肆的文風對蘇軾的影響也非常大。古人讀書講究抄書，蘇軾也不例外，青少年時代，他曾將有一百二十卷之多的《漢書》手抄兩遍，既加深記憶，又練習書法。早年的博聞強記，終身受用無窮。在擔任翰林學士知制誥時，他起草過八百多道皇帝的詔命，不僅文辭優美準確，而且運用史料和典故靈活自如，信手拈來，從來不需要臨時找書。

「嚴師出高徒」，父親嚴格有方的教育很快就見出了效果。十多歲時，蘇軾作文就顯得出手不凡。有一次，遵父命以《夏侯太初論》為題作文，蘇軾的習作令父親歎賞不止。夏侯太初（名玄，字太初）是三國時魏國的重臣。當時司馬師繼其父司馬懿之後專權篡政，任大將軍。夏侯玄參與了推翻司馬師的密謀，事泄被捕。臨刑時，他顏色不變，舉止自若。據說他平日即處事鎮靜，一次「倚柱作書。時大雨霹靂，破所倚柱，衣服焦燃，神色無變，書亦如故」（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雅量》）。蘇軾藉以評論道：

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
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

一個勇敢的人，可以像藺相如一樣，面對暴君強敵，持價值連城的和氏璧以死相爭，卻可能因瓦鍋猝然的破裂而失聲驚呼；同樣，一個勇敢的人，可以與猛虎搏擊，卻可能在突然面對野蜂毒蠍時慘然失色。這兩句話，用簡潔的語言、妥帖而形象的比喻，極力形容人們在有思想準備和無思想準備時表現的不同，推崇夏侯玄臨危不懼的精神，初次顯露出蘇軾隨機生發、翻空出奇的雄辯才情，得到蘇洵的稱讚。蘇軾成年後還把這得意之句用在他的《黠鼠賦》和《顏樂亭詩序》中。又有一次，蘇洵讀到歐陽修的《謝宣詔赴學士院，仍謝賜對衣、金帶及馬表》，大為讚賞，叫蘇軾認真研讀，並擬作一篇。蘇軾的擬作令父親十分滿意，他高興地對人說：「我兒子將來一定會用得着這篇文章。」

父親的預言真的成了現實，後來，蘇軾曾多次入學士院，並多次得到皇帝賞賜的對衣、金帶和馬，所以也就多次地寫這一類的謝表，有一次還果然將兒時擬作中的一對句子用進去了。

蘇洵早年遊歷名山大川，後來又三次離開家鄉四處遊學，因而見多識廣，回到家中，常給蘇軾兄弟講述旅途見聞，帶領他們神遊大江南北。蘇軾十二歲那年，蘇洵從虔州（今江西贛州）回來，告訴兒子，在虔州城附近的山上，有一座天竺寺，寺壁上保留着白居易的一首親筆題詩：

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
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
前台花發後台見，上界鐘清下界聞。
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

筆勢奇逸，墨跡如新。這些有趣的事情，令蘇軾聽得入迷，真想自己能夠親自前往，

一睹為快。以後他宦遊四海，每到一處，公餘之暇，總是不顧嚴寒酷暑，尋幽攬勝，對於人文古跡尤其情有獨鍾，大概就是父親影響所及吧。

除了讀書作文，蘇洵還是一個藝術鑒賞家。他平時生活簡樸，物慾淡漠，不苟言笑，唯獨愛好收藏，為了購買一件藝術珍品，可以不惜一切代價。他曾脫下身上的貂皮襖換回一座木假山（形狀像山的一塊楠木）。他家道小康，但收藏的名人字畫與愛好此道的王公貴族不相上下。蘇軾耳濡目染，從小就培養了對藝術的濃厚興趣。他能彈古琴，蘇家珍藏着一張著名的唐代古琴——雷琴，為了弄清雷琴的發音原理，他還專門把它拆開進行過一番研究；他也愛下棋，自己棋藝不高，所以常常整天坐在一旁看人下棋，絲毫也不感到厭倦；他更酷愛書法和繪畫，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書法上，蘇軾與黃庭堅、米芾、蔡襄，並稱宋代書法四大家；在繪畫上，蘇軾是「文湖州竹派」的重要人物，與米芾等倡文人墨戲畫派，至今有《枯木竹石圖》存世。

兒子是如此的聰明穎悟，蘇洵深感自豪和欣慰。但是，他也看出了兒子性格中可能成為致命傷的一個特點：豪放不羈，鋒芒畢露，所以特意寫了一篇《名二子說》，語重心長地告誡說：

「車輪、車輻（車輪上湊集於中心轂上的直木）、車蓋、車軫（車廂底部四面的橫木），在一輛車上都各司其職，唯有車軾（車上露在外面的橫木）顯得沒有甚麼實際的用處。雖然是這樣，如果去掉車軾，車也就不成其為一輛完整的車了。兒子啊，我之所以給你取名為軾，就是擔心你不知道人生在世，不可以太直露，而應該有所『外飾』呀！」

然而，蘇軾終究不懂外飾，他真摯坦率，每與人交談，無論親疏都吐以肺腑之言，結果一生屢遭貶斥，歷盡風波。但是，正是這種心靈本質，成就了他的人品和文品，使他和他的作品具有永不衰減的魅力。

一位不朽的巨人，來自故土，來自家庭，他更來自歷史和時代。

當代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說：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

蘇軾出生於宋仁宗景祐三年，距宋朝建立已有七十六年。半個多世紀的安定統一，使社會經濟得到迅速發展。經濟的發展推動着文化的繁榮，雄心勃勃的宋代知識分子厭倦了宋代初年對於唐末五代文學的陳陳相因，開始尋求自家面目。他們勤奮耕耘，繼承開拓，試圖邁進一個嶄新的天地，創造一個可與唐代相媲美的輝煌時代。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都已隨着光輝燦爛的唐代文明消失在滾滾的歷史波濤之中。歷史在沉默中等待，等待着一個全新時代的出現；時代在急切地呼喚，呼喚着時代巨人的產生。蘇軾的出生適當其時！在他之前，王禹偁、范仲淹、梅堯臣、歐陽修等一大批銳意求新的文化賢哲，經過艱苦的探索與努力，總結歷史，清除路障，初步確定了宋代文學的基本走向，又以自己的嘗試開風氣之先。蘇軾從小受到這種時代新風的濡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高山大海。

慶曆三年（公元 1043 年），宋仁宗銳意改革弊政，撤換呂夷簡、夏竦等保守派大臣，起用范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等革新派人物，要他們提出改革方案。范仲淹隨即寫了著名的《條陳十事》，歐陽修等也提出了一系列補充意見。宋仁宗採納了他們的建議，並頒行全國，號為「慶曆新政」。一時之間，政局因而有所刷新，國子監直講（教育管理機關和最高學府的官員）石介寫了《慶曆聖德頌》一詩加以頌揚。當時蘇軾八歲，開始在鄉校讀書，有人從京城帶來這首《慶曆聖德頌》詩給鄉校的老師看，年幼的蘇軾忍不住好奇心，也踮起腳尖在一旁張望，而且還脫口吟誦全詩，朗朗上口，但是對於詩中所歌頌的十一個人卻沒有絲毫的了解，因此急不可待地向老師請教，老師說：「你一個小毛孩不需要知道這些。」

蘇軾一聽不服氣，他說：「這些人難道是天上的神仙？果是神仙，那我就不敢打聽他們的情況，如果他們也跟我一樣是人，那我怎麼就不能打聽打聽呢？」

老師一聽蘇軾出語不凡，滿心歡喜，便耐心地將這十一個人的人品功業逐一地

向蘇軾解說了一遍，並且強調說：「其中韓琦、范仲淹、富弼、歐陽修四人，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傑。」

八歲的蘇軾當時雖然還不能完全理解老師所說的一切，但這四個人的名字則牢牢地記在心中，以後每當讀到這些人的文章詩篇，總要特別細細地加以揣摩，所以，當父親命他模仿歐陽修《謝宣詔赴學士院，仍謝賜對衣、金帶及馬表》試作一篇時，他能寫得那麼成功。

總之，蜀中良好的自然人文環境、得天獨厚的家庭文化氛圍，以及重視文化、銳意求新的時代文化大背景，共同作用，使蘇軾成長為一名氣宇軒昂、才華卓著的青年。懷着經世濟時的遠大抱負，年輕的蘇軾像一隻展翅欲飛的雄鷹，仰望着遼闊的長天，心中充滿了凌空搏擊的渴望！

嘉祐元年（公元 1056 年）三月的一天，風和日麗，湛藍的天空上舒捲着朵朵柔軟的白雲。這一天，對於二十一歲的蘇軾，實在是極不平常的日子，他將和弟弟蘇轍一道告別母親，告別親友鄉鄰，跟隨父親第一次遠離家鄉，前往京城汴梁（今河南開封），參加進士考試。送別的親友熱切地說着祝福的話，年輕的蘇軾滿臉盪漾着笑意，他的心卻早已飛向了遠方。

歐陽修的熱情獎掖，使蘇軾一時之間名滿天下

父子三人啟程北往，來到嘉陵江畔的閬中（今四川閬中），自閬中走上褒斜谷（今陝西勉縣北）曲折陡峭的古棧道，然後翻過秦嶺，進入關中。唐代大詩人李白在他的著名詩篇《蜀道難》中，曾反覆詠歎：「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在崇山峻嶺的包圍下，蜀地通往中原的道路艱險異常，令飛鳥斂翅，猿猴發愁。攀行於這樣的道途，一路的艱辛危難，是可以想像的。但是，初出茅廬的蘇氏兄弟，正當壯志滿懷，始終興致勃勃，不知疲倦，一邊趕路，一邊還抽時間遊覽名勝、欣賞古跡。當他們到達汴京時，已是石榴花開滿枝頭的五月。剛剛洗去旅途的風塵，還來不及領略一下京城的旖旎風光，兄弟倆就在父親的督促下投入了緊張的複習備考之中。

八月，蘇軾與蘇轍在開封府考進士，首戰告捷，雙雙獲選。按照宋朝的規定，府試以後還要經過中央禮部（負責禮儀、祭享、貢舉等事）的考試和皇帝的殿試。所以，兄弟倆不敢鬆懈，繼續閉門攻讀。

第二年正月，禮部侍郎（禮部的最高長官）、翰林侍讀學士（給皇帝講書的侍從官）歐陽修受命擔任禮部考試的主考官。當時文壇盛行內容空虛、矯揉造作、奇詭艱澀的文風，歐陽修對此深惡痛絕，發起詩文革新運動，與一批志同道合、才識遠

大的文人共同革除這種文壇積弊。由於當時科舉考試是知識分子進入仕途的主要途徑，而主考官對於文章的裁判，又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所以，樹立試場評文的新標準，是變更文風的關鍵。這次負責禮部考試，歐陽修便下定決心，衝破一切阻力，利用科考的機會，推動詩文革新運動，以便刷新文風。他告誡閱卷的同僚，應試文章必須言之有物，平易流暢，至於險怪奇澀、空洞浮華的文章，一律不予錄取。

蘇軾兄弟在父親的教導下，自幼作文，即從師法先秦兩漢的古文和韓愈、柳宗元的文章入手，注重內容的充實和感情的真摯，文風質樸，文筆自然流暢，沒有受到時風的影響，這次應考，可說是適當其時。

禮部考試那天，蘇氏兄弟天不亮就起床，自備乾糧，匆匆趕往考場。當時考試，紀律十分嚴明，考生進入考場，各自關閉在斗室之內，不到考完不准出場。每間斗室，都配有皇宮侍衛嚴加看守。

無嘩戰士銜枚^①勇，
下筆春蠶食葉聲。

——歐陽修《禮部貢院閱進士試》

寂靜的考場上聽不到一點點喧鬧，只有筆尖觸在紙上發出的沙沙聲響，彷彿春蠶食葉，又彷彿行軍的戰士銜枚急走。

考題是《刑賞忠厚之至論》。蘇軾苦心經營，三易其稿，僅用六百餘字闡明了他一生所遵循的以仁治國的思想。文章指出，為政者應「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一方面，賞罰必須分明：

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

① 枚：古代行軍時為防止喧嘩，讓士兵銜在口中的竹棒或木片。

另一方面，又須做到立法嚴而責人寬：

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

可賞可不賞時，要選擇獎賞，可罰可不罰時，就不要懲罰，因為獎賞重了仍不失為君子，而懲罰重了則流於殘忍。總之，無論賞罰，都應本着「愛民之深，憂民之切」的忠厚仁愛之心，這樣便可以達到「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的文治昌明的理想世界。

當蘇軾放下筆，滿懷信心地走出考場的時候，也許壓根兒就沒有想到，他這篇應試之作將成為千古傳誦的名篇。

按照宋代的考試法規，為了防止徇私舞弊，試卷收齊之後，先由辦事人員登記在冊，重抄一遍，再呈交考試官評閱。重抄之後的試卷，既沒有原作者的筆跡，也略去了姓名。在考生出場之前，考試官就已進入試院，與外界隔絕，直到閱卷完畢才能放出來。按房分卷，國子監直講（五品官，負責以經術教授國子監諸生）、本次考試的詳定官梅堯臣最先讀到蘇軾這篇應試文章，大為激賞，立即呈薦給主考官。歐陽修一氣讀過，又驚又喜，深覺文章引古喻今，說理透闢，既闡發了傳統的儒家仁愛思想，又富於個人獨到的見解，語意敦厚，筆力穩健，質樸自然，頗具古文大家的風采。本想評為第一，名列榜首，但是轉念一想：這樣出色的文章，除了自己門下弟子曾鞏之外，天下恐怕不會有第二人能寫得出來。如果把曾鞏取為第一，豈不是有徇私舞弊之嫌？於是決定忍痛割愛，使該文屈居第二。

接着禮部復試，蘇軾以「春秋對義」（即回答《春秋》一書的問題）獲得第一。三月，禮部考試合格者參加殿試，仁宗皇帝親臨崇政殿主持策問，蘇軾兄弟同科進士及第。這時蘇軾二十二歲，蘇轍十九歲。氣宇軒昂、才華出眾的蘇氏兄弟，給仁宗皇帝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殿試結束，仁宗興沖沖地回到後宮對皇后說：

「我今天為子孫得了兩個太平宰相！」

儘管陰差陽錯之中，蘇軾沒能成為這次科考的狀元，但他卓越的才華引起了歐陽修高度的重視和熱情的獎掖。金榜題名之後，主考官與新中進士之間，便有了師生的名分 and 情誼。蘇軾循慣例向恩師呈遞了《謝歐陽內翰書》，表達自己對歐陽修知遇之恩的誠摯謝意。

這封不足五百字的短簡，極為精要地概述了宋朝立國以來文學發展的艱難進程。文中說：宋初文壇深受「五代文弊」的影響，「風俗靡靡，日以塗地」。朝廷對此深感憂慮，曾明詔天下，希望能正本清源，「罷去浮巧清媚叢錯采繡之文」，恢復先秦兩漢的樸實文風。但是，矯枉往往過正，舊弊未除，新弊復作，為文者，有的求深而至於「迂」，有的務奇而至於「怪僻不可讀」，究其原因，即在於學韓愈未能學到精髓，而是繼承了由皇甫湜（唐代文學家，韓愈的弟子）片面發展的韓愈古文創作中險怪奇奧的一面。該文高屋建瓴，精煉而透闢，有一覽眾山小的氣勢，充分顯示出蘇軾不凡的見識和高超的文字駕馭能力。歐陽修讀後讚不絕口：

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

——歐陽修《與梅聖俞》

並且感歎：「更三十年，無人道着我也！」他預言，未來的文壇必將屬於蘇軾！

後生可畏，而歐陽修寬廣的胸懷、發現人才的識力，以及提携後進的熱忱也同樣可敬可佩，千載之下，仍令人為之深深感動！

呈上《謝歐陽內翰書》之後，在父親的帶領下，蘇氏兄弟一同到歐陽修府上拜見恩師。對於這兩位青年才俊，歐陽修看在眼裡，愛在心上，幾句寒暄之後，彼此就覺得非常親切，從此結下了綿延幾代的親密情誼。談話之間，歐陽修問蘇軾：「你那篇《刑賞忠厚之至論》中說：遠古堯帝的时候，皋陶為司法官，有個人犯罪，皋陶三次提出要殺他，堯帝三次赦免他。這個典故出自哪本書？」

蘇軾回答道：「在《三國志·孔融傳》註中。」

蘇軾父子走了以後，歐陽修立即將《孔融傳》註細細地重讀一遍，卻沒有這個典故，十分納悶。下一次見面，又問蘇軾。

蘇軾說：「曹操滅袁紹，將袁熙（袁紹子）美貌的妻子賞賜給自己的兒子曹丕。孔融對此不滿，說：『當年武王伐紂，將商紂王的寵妃妲己賞賜給了周公。』曹操忙問此事見於哪本書上。孔融說：『並無所據，只不過以今天的事情來推測古代的情況，想當然罷了。』所以，學生也是以堯帝為人的仁厚和皋陶執法的嚴格來推測，想當然耳。」

歐陽修一聽擊節稱歎，事後多次和人談起，說：「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

作為一代宗師，歐陽修以他當時的聲望，一句褒貶之詞，足以關涉青年學子一生的榮辱成敗。蘇軾有幸數次得到他如此高度的評價，因而一時之間，名滿天下。

通過歐陽修的介紹，蘇軾先後拜見了宰相文彥博、富弼，樞密使（掌管軍務的大臣）韓琦。幼年時代讀《慶曆聖德頌》即已心識神交的這些當代英傑，如今都將他延為上賓，待為國士。唯一令他引為平生之恨的是，范仲淹已於幾年前去世，無緣相見，親聆教誨。儘管如此，范仲淹以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范仲淹《岳陽樓記》），為國為民，奮不顧身的崇高博大的精神境界為表率，「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朱熹語），開啟有宋一代嶄新的士風，這位偉大人物的流風餘韻，對於青年蘇軾的影響是難以估量的。

正當蘇軾像光彩熠熠的明星照亮文壇的上空，一舉成名、聲譽鵲起之時，意想不到的噩耗從天而降，母親程氏夫人已於四月初八日病故，臨終之際，還不知道一雙愛子已在京城雙雙高中。

蘇軾父子於五月底聞此噩耗，悲痛欲絕，倉促離京，連與親友告別都來不及。父子三人日夜兼程，趕回家中，眼前一派荒涼景象，「屋廬倒壞，籬落破漏，如逃亡人家」（蘇洵《與歐陽內翰第三書》）。回想當年，屋裡屋外，整潔清新，書聲笑語，其樂融融的情形，不禁悲從中來。

蘇洵將夫人安葬在武陽安鎮山下老翁泉旁，並在泉上築了一座亭子，作《祭亡

妻文》，寄託哀思。在封建時代，父母或祖父母死去，子孫輩必須謝絕人事應酬，如果是做官的人，還需解除職務，在家守孝二十七個月，叫做守制或丁憂。從嘉祐二年六月起，蘇軾便丁憂家居。

時隔三年第二次遠遊，依然豪情萬丈

光陰荏苒，轉眼已是嘉祐四年的秋天，蘇軾兄弟服喪期滿，而在此之前，蘇洵也已先後兩次接到朝廷詔命，召他進京。父子三人商量之後，決定舉家遷往京城，行期就定在十月初。

常言道：「十月小陽春」，正是南方一年中最舒爽的季節。天高雲淡，四野繽紛，漫山紅遍，層林盡染，到處有一種成熟熱烈的感覺。因為帶着家小，他們這次是走水路。經嘉州（治所在今四川樂山）、瀘州（治所在今四川瀘州）、渝州（治所在今重慶）、涪州（治所在今重慶涪陵）、忠州（治所在今重慶忠縣）、夔州（治所在今重慶奉節），出三峽、到江陵（今湖北江陵）。江陵以後的路程，改由陸路北上。

時隔三年，第二次離家遠遊，蘇軾兄弟顯得沉穩多了。現在他們已經進士及第，並且聲名遠播，輝煌燦爛的前景清晰可見。他們依然豪情萬丈，但是，心中湧動着的不再是單純的熱望，而是一些有為當世造福生民的更具體、更實際的思考。「立德、立功、立言」，儒家「三不朽」的古訓早已深深地烙進他們的心靈，而現在，他們更把自我道德人格的完善、社會責任的完成和文化創造的建樹，三者融合一體，確定為自己的人生目標，並且打算身體力行地去實現這一目標。

蘇軾一家在嘉州登船。嘉州位於岷江和青衣江的匯合處，那裡有馳名的「樂山大佛」，佛像高達七十一米，背倚陡峭的山崖，面臨湍急的江流，氣魄十分雄偉。初發嘉州，蘇軾豪氣凌雲地唱到：

朝發鼓闐闐，西風獵畫旂。

故鄉飄已遠，往意浩無邊。

——《初發嘉州》

鼓聲喧闐，西風獵獵，畫旗招展，美麗的故鄉漸漸消失在遠方。此一去不知何時才能回來，心中不免有幾分依戀之情，但是嶄新寬廣的生活道路已在眼前展開，偉大壯麗的功業等待着他去建立，蘇軾無暇傷感，對未來的熱烈嚮往已完全佔據了他的整個心靈。

故巢何足戀，鷹隼豈能容。

——《涪州得山胡》

眉山已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負，他要到廣闊的天地裡展翅高飛。江流湍急，船行迅速，水面上不時湧起歡樂的浪花，這一切正與蘇軾愉快的心情相一致：

船上看山如走馬，倏忽過去數百峰。

前山槎牙忽變態，後嶺雜沓如驚奔。

仰看微徑如繚繞，上有行人如縹緲。

舟中舉手欲與言，孤帆南去如飛鳥。

——《江上看山》

山如奔馬，船似飛鳥，舟移山動之間，前峰後嶺，形態各異，紛至沓來，瞬息萬變，帶給人無限樂趣。高山絕壁之上，小徑迂迴盤旋，上山打柴的樵夫行走其上，恍如上界仙人，舟中開朗的詩人情不自禁揮舞雙手，想向他傳遞一聲熱情的問候，然而小船飛速前進，眨眼之間已駛過數丈之遙。全詩飛動流轉，一氣呵成，善用比喻，形象生動，顯示出蘇軾敏銳的觀察力和豐富的想像力。

就這樣一路高歌，蘇軾和家人順流而下，沿途盤桓，欣賞名山大川，了解風土

人情，瞻仰先賢遺跡。

一天，他們來到忠州，聽說那裡有一座屈原塔，便專程前往。忠州古屬楚地，但屈原並未去過那裡，生平事跡也與忠州無關，「原不當有碑塔於此」(《屈原塔序》)，大概是後人有感於屈原崇高的精神品質，追懷思念，所以建造此塔，供人憑弔。

佇立塔前，蘇軾心潮起伏，思緒聯翩，吟詠出《屈原塔》一詩：

楚人悲屈原，千歲意未歇。
精魂飄何處，父老空哽咽。
至今滄江上，投飯救飢渴。
遺風成競渡，猿叫楚山裂。
屈原古壯士，就死意甚烈。
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決。

屈原，這位偉大的愛國詩人，為了堅持自己的理想和節操，決不隨波逐流，向污濁黑暗的環境屈服，而不惜慷慨赴死，無怨無悔。「眾人皆醉，唯我獨醒。眾人皆濁，唯我獨清。」(屈原《漁父》)這是一種多麼深刻的孤獨，但這孤獨的背後是永恆不朽的高風亮節，他終將贏得人民的景仰和懷念！這份景仰和懷念跨越時間，也跨越地域：

南賓舊屬楚，山上有遺塔。
應是奉佛人，恐子就淪滅。
此事雖無憑，此意固已切。

在忠州這片古老的土地上，至今還有紀念屈原的碑塔，它正是屈原死而不亡，永遠活在人民心中的顯著標誌。屈原沒有到過忠州，這處遺跡顯得於史無憑，但忠州人民懷念屈原，為他修建碑塔，寄託追慕思念之情，這份心意卻是十分真切的。蘇軾

久久徘徊於塔前，思索着生命的價值和人生的意義，悲壯遒勁的五言古詩，字字句句從他年輕熱烈的胸中奔湧而出：

古人誰不死，何必較考折。（考，長壽；折，短命）。

名聲實無窮，富貴亦暫熱。

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節。

生命固然可貴，但是人生又有誰能免於一死呢？只有精神和節操才是永恆的。相比之下，榮華富貴不過是過眼煙雲，實在無足輕重。屈原之所以決然自沉，正是由於他認清了這一人生至理。

離開忠州，繼續前行。碧波滔滔的長江，秀麗多姿的巫山，夔州的八陣圖，奉節的永安宮，還有神女廟、昭君村、黃牛廟、蝦蟆碚等山川文物、名勝古跡，處處震盪着他們的襟懷，激發起他們的才思。父子三人經常同題賦詩作文，切磋技藝。

秋去冬來，節候漸變，凜冽的北風吹來了鵝毛大雪，山河大地一派銀裝素裹。舟中無事，蘇洵命人做了幾色精緻的小菜，父子三人就着暖暖的爐火在船艙裡飲酒賞雪。艙外白雪飄飄，艙內暖意融融，如此良辰美景，自然不可無詩。蘇軾提議學「歐陽體」作《江上值雪》詩，按照歐陽修當年的限制，詠雪不得用鹽、玉、鶴、鷺、絮蝶飛舞之類的描寫，在此基礎上再加一道框限，不准用皓、白、潔、素等形容詞。兄弟倆一樣才思敏捷，只略作思索，便一揮而就，蘇軾更寫出了「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變盡滄浪髭」（《江上值雪效歐陽體……》）這類新穎而形象的句子，將雪後美景生動地展現在人們眼前。這些早期作品反映出蘇軾對詩歌創作技巧的自覺磨練。

蘇軾一家，船行六十天，經過十一個州郡二十六個縣，十二月八日抵達江陵。因為已近年關歲暮，全家便暫且停頓下來，略作修整，等過了春節再從陸路北上京師。

為了紀念這次舟行，父子三人把途中所作詩文一百多首，編為《南行集》（又叫做《江行唱和集》）。其中有蘇軾詩四十二首，這是現存蘇詩中最早的一批作品，可

以看作他詩歌創作的起點^①。

蘇軾為《南行集》寫了序。文章指出：

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雲霧，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

——《南行前集敘》

文學來源於生活，優秀的文學作品並不是「能為之」造成的，而是「不能不為之」的產物，就像山川興雲起霧，草木開花結果，內在的充實自然而然地表現於外部。這就要求作家只有深入生活，在生活中有所認識、感動，然後才能進行創作，為作文而作文的勉強為之，顯然是寫不出好作品的。蘇軾這一重要的文學思想受教於他的父親蘇洵，為他後來的創作確立了正確的方向。

這篇《南行前集敘》是在客居江陵驛站時寫的。在江陵停留的日子，蘇軾也常和父親、弟弟外出遊玩，有感於當地的風土人物，寫作了一組五律《荊州十首》。以下是其中最後一首：

柳門京國道，驅馬及春陽。
野火燒枯草，東風動綠芒。
北行連許鄧，南去極衡湘。
楚境橫天下，懷王信弱王！

迎着春日的初陽，馳馬穿過城門（柳門即荊州城門之一），北向進京的道路寬闊而平坦，道路兩旁的枯草在春風的吹拂下，星星點點地冒出了綠芽。在這廣袤的原野上，

① 現存蘇軾的最早兩首詩，是作於嘉祐四年（公元 1059 年）的《詠怪石詩》、《送宋君用遊輦下詩》，時作者丁憂居蜀。但一般的蘇詩編年集子都以《南行集》為開端。

詩人縱目極望，思接千載。詩的前四句寫初春景象，後四句懷古詠史。這裡曾是戰國時楚國的故地，北至許州、鄧州，南到衡山、湘江；楚懷王擁有這樣遼闊的疆域，卻因疏遠屈原，寵信鄭袖，又被秦國謀士張儀欺騙，最後竟困死於秦國，他真是一個孱弱無能的國君！這使人油然聯想到，現在宋朝疆域更廣，難道不應有所作為、奮發自強嗎？蓬勃興旺的初春氣象，慷慨激昂的詩句，透露出蘇軾政治上的勃勃雄心和樂觀、自信、豪邁奔放的精神氣質。

懷遠驛中，風雨之夕，兄弟兩人相對而坐，握手盟約

嘉祐五年（公元 1060 年）二月中旬，蘇家抵達汴京，在西崗租了一座宅院暫住下來。稍事安頓之後，蘇氏父子便把從江陵到汴京途中所作詩文合編為《南行後集》，而把前次舟行時的作品合集改稱為《南行前集》。

轉眼已是春光爛漫的三月，蘇軾被任命為河南府福昌縣（今河南宜陽縣西）主簿，蘇轍也被任命為河南府澠池縣（今河南澠池縣）主簿，這是辦理文書等事務的九品官。聽說明年將舉行制科考試，兄弟倆都辭不赴任，準備應試。

「制科」不同於三年一次的「進士」「明經」一類的「常舉」，是由皇帝特別下詔並親自主持、為選拔非常人才而特設的一種考試（制，皇帝的命令）。應試制科，須經大臣舉薦，先由六名考官在秘閣（官署名，負責收藏中央各文史機構的珍本書籍及書畫）舉行「閣試」，及格者方可參加御試。制科極嚴，應試者也很少，通過者更少，終兩宋三百多年，開制科二十二次，入等者才四十一人。因此，制科出身，其榮耀又加倍於進士及第。

為了應付這次難度極大的考試，蘇軾兄弟從家中搬出來，移居到懷遠驛中，專心讀書。

一天晚上，風雨驟至，雨打窗櫺，更顯出長夜的寂靜。燈下，兄弟倆正在讀唐代詩人韋應物的詩集，其中《示全真元常》一詩中有「寧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的

名句，意思是說，今夜風雨瀟瀟，彼此對床暢談，極愜人意，以後不知哪一天才能重享這樣的快樂時光。讀到這裡，他們不禁心有所感，觸景生情。在故鄉，在京城，兄弟二人形影相隨，同窗共讀，度過多少悠閒自在的美好歲月，一旦踏上仕途，就將各自宦遊千里，長相別離，兄友弟愛、對床夜話的平常光景，也將顯得何等珍貴，難以復得！於是雙雙約定，日後功成名遂，完成社會的責任和義務，一定及早退隱，同回故鄉，縱情山水，共敘手足之情、閒居之歡。此時風搖樹影，雨聲大作，兄弟倆相對而坐，握手盟約，沉浸在深摯的情感之中。以後漫長的歲月中，他們一直念念不忘這個風雨之夕的約定，無數次地在互相贈答的詩篇中提起這個舊夢，作為天各一方的坎坷仕途中可資慰藉的一點希望之光。

嘉祐六年（公元 1061 年）八月，蘇軾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考入第三等，這是極大的榮譽。宋代制科慣例，一、二等皆虛設，實際最高等級為第三等，其次為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等不授）。自北宋開制科以來，只有吳育一人得過第三次等，因此，蘇軾得第三等是破天荒的。

御試列入高等，蘇軾被授予大理評事、鳳翔府（治所在今陝西鳳翔）簽判的官職^①。蘇轍考入第四等，被任為商州（治所在今陝西商縣）推官（州府屬官，掌管審案）。都是正八品官職。因蘇洵奉命在京修禮書，蘇轍奏請留京侍奉。

懷着致君堯舜的火熱理想，蘇軾踏上征途

朝命既下，蘇軾立即整裝待發。嘉祐六年十一月，天寒地凍，北風凜冽，蘇軾懷着致君堯舜的火熱理想，帶着妻子王弗和尚在襁褓之中的長子蘇邁踏上征途。蘇

① 宋代官制分為「官」「職」（殿閣職稱，如某某殿學士）「差遣」三種，前兩種是虛位，不任實職，只有差遣才是實際職位。這裡的「大理評事」（司法機關大理寺的屬官）是「官」，「簽判」是「差遣」。簽判，「簽書判官廳公事」的簡稱，知府的助理官。

轍騎馬跟隨數十里，為哥哥送行。送君千里，終須一別，來到鄭州西門之外，蘇轍必須返回了，兄弟倆就此分手。二十多年來，這是他們第一次離別，彼此不免依依難捨，抑鬱感傷。望着弟弟頎長的身影漸漸消失在遠方，蘇軾淚眼模糊，悵然若失：

不飲胡為醉兀兀！此心已逐歸鞍發。
歸人猶自念庭闈，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壠隔，但見烏帽出復沒。
苦寒念爾衣裳薄，獨騎瘦馬踏殘月。
路人行歌居人樂，童僕怪我苦悽惻。
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月去飄忽。
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

——《辛丑（嘉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

詩人寫道：不曾飲酒為甚麼會突然覺得頭腦昏沉、神思恍惚？我的心已隨着你漸遠漸逝的身影一同離去。寂寞的歸途，你尚且可以一心繫念家中的老父，而我，行走在異鄉的曠野，用甚麼來安慰心中的孤獨？你的身影已消逝在遠方，我忍不住飛身登上高坡，重重山丘隔斷我渴望的視線，只見你頭上的烏帽在起伏的丘壠間時隱時現。一想到你衣衫單薄，騎一匹瘦馬，寒風冷月中獨自向前，心中便湧起難捨的依戀。環顧四周，人們都快樂無憂，他們不能理解我的感傷和悲切。其實，我也知道，人生有相聚就不免有離別，可是，總擔心歲月匆匆，美好時光難以再現。呵，子由（蘇轍字），今夜寒燈獨對，你可會想起懷遠驛中我們曾經相約的誓言？何時才能相見？何時才能一同聽夜雨蕭瑟連綿？呵，子由，不要忘了相知相得、相親相愛的兄弟情緣。呵，子由，高官厚祿、榮華富貴千萬別貪戀！

全詩起伏跌宕，盡情抒發了兄弟間難於割捨的親情。當時蘇軾才二十六歲，前

人評為「詩格老成」(清·汪師韓《蘇詩選評箋釋》)。

與弟弟分手之後，蘇軾繼續前行，來到澠池。五年前，兄弟倆在父親的帶領下赴京應考，就曾路過這裡。那一次，他們在縣中寺廟內借宿，得到廟中主持奉閒老和尚的熱情接待，臨別之時，兄弟二人還在奉閒和尚居室的牆壁上題詩留念。如今舊地重遊，想不到竟已物是人非，奉閒已經去世，骨灰安葬在庭院中，上面築起了一座新塔(和尚死後不用墓葬，常是火化後築塔來埋葬骨灰)，牆皮早已剝落，往日的題詩也沒有了。此情此景，令蘇軾悚然感悟到人生的變幻無常：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

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蘇軾自註：往日馬死於二陵，騎驢至澠池。)

——《和子由澠池懷舊》

徘徊在奉閒和尚的舍利塔下，蘇軾又一次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整個世界生生滅滅，變化不已，沒有常性；人生有生、老、病、死諸種變化，也無常性。「無常」二字主宰着宇宙的一切，這才是生活最真實的底奧！他彷彿看到：茫茫雪原上，一隻飛鴻疾速掠過，偶一起落之中，留下一星半點的痕跡。鴻飛千里，早已不知去向，而雪花依然在紛紛飄落，不一會兒的功夫，那雪地上的痕跡也悄然泯滅，不見蹤影，天地依舊是蒼茫一片……這便是充滿了偶然性的、變幻莫測的人生！一種空漠之感在他年輕的心中油然而生起。

這種空漠、無常的哲學思考，固然表現了蘇軾初入仕途時的人生迷惘，對前途的不可把握，但是，並沒有將他導向消極頹廢的狀態，「雪泥鴻爪」的名喻，透露出他把人生看作悠悠長途，所經所歷不過是鴻飛千里行程中的暫時歇腳，不是終點和目的地，總有未來和希望；況且，無常的覺悟更使他具有了漠視一己得失利祿的超

然品格，這種品格和他固有的積極用世、捨身報國的精神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成為他步入仕途的思想起點。

這一首詩是蘇軾的七律名篇，詩人善於捕捉生活中瞬間的感受，並將它上升到哲理的高度。詩的前半部分，用形象新穎、優美動人的比喻，寫出了人生的短暫、不定，後半部分則以敘事為主，用所見所聞所憶來深化「雪泥鴻爪」的人生哲思。全詩俊逸、流動，富有情韻。

下車伊始，便勤謹踏實地開展工作

十二月十四日，蘇軾抵達鳳翔任所。鳳翔離京一千一百七十里，地處宋與西夏國的交界之處，為邊防重鎮。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 1040 年）到慶曆四年（公元 1044 年）間，西夏年年入侵，並屢屢得勝，所到之處焚燒劫掠無所不為，給百姓造成了極大的災難。慶曆四年達成和議，宋朝每年向西夏輸納大量銀和絹帛，這才換來了西部地區的安寧和平，但是，沉重的賦役卻壓得百姓喘不過氣來。如今將近二十年過去了，戰爭造成的慘重損失依然沒有得到恢復。蘇軾一路所見都是破敗的景象、赤貧的人民，心情十分沉重。他暗自發誓，要盡自己的力量，做一些有益於百姓的事情。

蘇軾下車伊始，便勤謹踏實地開始工作。很快發現，在他負責的事務中，有一項亟待改革的弊政——衙前。衙前是北宋差役的一種，職責是運送官府所需的物資。按規定，服役者如果不慎失陷官物，必須以家財賠償。鳳翔府負責的衙前主要是砍取終南山的竹木，編成木筏，從渭河入黃河，經三門峽砥柱之險，運到京城。充當這一險差的人往往弄得傾家蕩產，蘇軾對此深感沉痛。在寫給宰相韓琦的《鳳翔到任謝執政啟（啟，書信）》中，他便十分急切地反映了這一情況，他寫道：這一差役制「破蕩民業，忽如春冰」，希望朝廷引起高度重視。與此同時，他廣泛徵求意見，試圖在自己的職權範圍內尋求出一個緩解的辦法。經過調查，他發現運送木筏

之害本來不至於這樣嚴重，如果能趁黃河、渭水進入漲水期之前，由服役者考察水情，自行決定運送時間，損失便可以減輕不少。但是，長期以來，官吏們高高在上，不做具體的調查研究，任意發號施令，往往在河水暴漲的季節要求發運，所以貽害無窮。於是，蘇軾稟明上司，修改衙規，從此衙前之害減少了一半。小試鋒芒，收效顯著，蘇軾感到頗為鼓舞。

蘇軾的上司、鳳翔知府宋選，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仁厚長者，蘇軾對他十分景仰，他們的相處也十分愉快。宋選為政勤謹，大小事務無不盡心，這一點從鳳鳴驛在他執政前後判然不同的面貌，即可略見一斑。嘉祐元年，蘇軾進京趕考，路過鳳翔，本想在官府驛站投宿，誰知裡面破敗不堪，根本不能住人。六年以後，他重來此地，發現館舍已在新任知府宋選的親自關照下修葺一新，令過往來客有賓至如歸的感覺。這件事情給予蘇軾很大啟發，為此，還專門寫了《鳳鳴驛記》一文。他感歎道：

嘗食芻豢者難於食菜，嘗衣錦者難於衣布，嘗為其大者不屑為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豈弟者，豈非以其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夫修傳舍，誠無足書者，以傳舍之修，而見公（指宋選）之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者，則是真足書也。

習於奢華而不能安於貧賤，只想做大事而不屑於做小事，這是世人的通病，也是天下不治的原因，只有去除不屑之心，從小事做起，天下才有可能達到大治。在走上仕途的最初階段，蘇軾便從宋選的身上學到了一種務實的精神。他自己本已具有仁民愛物的寬厚胸懷，又秉承了這種勤謹務實的為政精神，因而，以後他多次擔任地方長官，政績卓著，造福一方百姓。

然而，年輕的蘇軾當時還不能明白，天下之事積重難返。官吏的勤勉盡責固然很重要，但是，北宋政治制度本身存在着許多弊端，而且正在日益嚴重化，牽一髮而動全身。好官良吏只能局部性的緩解矛盾，而不能根本性地解決問題。

社會需要一場徹底的大變革，而這場變革正處在醞釀的過程中。

國家貧弱，人民生活窮困難熬，蘇軾對此無可奈何，只能在詩中抒發自己對民眾的一片同情和悲憫。

一天夜裡，寒風陣陣，白雪紛飛。蘇軾從小生長在溫暖的成都平原，對於下雪始終懷着一種孩子般的歡悅之情，所以，第二天一早，便興沖沖地外出賞雪：

南溪得雪真無價，走馬來看及未消。
得自披榛尋履跡，最先犯曉過朱橋。

微雪的早晨，南溪顯得格外美麗，朱紅的小橋襯着潔白的原野，潺潺流水也显得更加清亮。蘇軾迎着黎明的曙色，騎馬跨過小橋，穿行於叢錯的榛樹林中，看紛紛的雪花從枝上飄落。他高興地發現，自己是南溪最早的遊客，得以獨賞這一份清幽的美景。他自斟自飲，流連忘返，不知不覺已是午後時分，這才猛然意識到，在這樣天寒地凍的日子，窮困的百姓可能陷入到了怎樣難堪的窘境，想到這裡，頓時覺得遊興全無，心緒悲涼：

誰憐屋破眠無處，坐覺村飢語不囂。
惟有暮鴉知客意，驚飛千片落寒條。

——《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晚》

村子裡的人屋子破漏，風雪瀟瀟的夜晚沒有一處溫暖的地方可以安睡，可是有誰憐憫他們呢？從早到晚語聲悄然，那是他們飢餓無力的緣故啊。周圍這樣寂靜，似乎只有烏鴉知道詩人的來意，牠驀然驚飛，震落雪花片片，來助他賞雪的雅興。然而，黃昏暮鴉，寒風淒厲，此情此景，不能不叫人冷徹心骨。詩的前四句盡寫探雪的歡悅，更顯出後面村人飢寒的悲哀，因而全詩於清幽中透出現實的蕭索與荒涼。

蘇軾在鳳翔任職期間，曾幾度遇到嚴重的旱情。在科技不發達的封建時代，人們基本上靠天吃飯，遇上自然災害往往束手無策，只能祈禱神明的救助。今天看來

愚昧可笑，當時卻是社會普遍的觀念。所以，每當乾旱來臨，憂心如焚的蘇軾，總是極其虔誠地履行求雨的職責，撰寫出一篇篇字字含悲、情詞懇切的祈雨文。他說：

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為生者，麥禾而已。今旬不雨，即為凶歲，民食不繼，盜賊且起。豈惟守土之臣所任以為憂，亦非神之所當安坐而熟視也。

——《鳳翔太白山祈雨祝文》

人民賴以生存的不過就是田中麥禾而已，可是今年滴雨不下，眼看顆粒無收，百姓就要食不果腹，無以為生，一方山神又豈能心安理得、熟視無睹？他多麼希望能借助超自然的力量來消除可怕的自然災害帶給人民的巨大痛苦。他常常在詩中這樣吟唱：

安得夢隨霹靂駕，馬上傾倒天瓢翻。

——《二十六日五更起行，至磻溪，天未明》

中間罹旱嘆，欲學喚雨鳩。

——《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溪堂讀書》

幻想着能像傳說中的李靖那樣，巧遇龍王，得以跨上天馬，行雲佈雨，解救人間的乾旱；或者能學會斑鳩的鳥語，一聲聲換來甘霖陣陣（民間有斑鳩喚雨的說法）。

一旦久旱逢雨，蘇軾的欣喜之情便溢於言表，著名的《喜雨亭記》就是在嘉祐七年一場及時雨之後寫成的。蘇軾深知「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飢（連年饑荒）」，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這是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大事。那年春天，整整一個月沒有下雨，「民方以為憂」，直到三月才微微地下了幾場小雨，但是遠遠不足以解除旱情，到三月下旬，終於天從人願，一場大雨連下三日，龜裂的土地飽吸甘霖，枯萎的莊稼重獲生機！

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瘥。

——《喜雨亭記》

蘇軾懷着無比快樂的心情，將他新近建成的亭子，命名為「喜雨亭」以示慶賀。文章筆調輕靈活潑，行文富於變化，生動地表現了蘇軾關心農事、關心民生疾苦、與民同憂、與民同喜的可貴精神。

來到處處藏寶的鳳翔，酷愛文物的蘇軾恰似魚兒得水

鳳翔是有名的古都，文物很多，秦刻的「石鼓」^①，秦碑「詛楚文」，王維、吳道子畫的竹和佛像，唐代著名雕刻家楊惠之所塑的維摩像（印度佛教人物像），東湖，真興寺閣，李氏園，秦穆公墓，被稱為「鳳翔八觀」。

對於人文古跡，蘇軾從小就有着十分濃厚的興趣。如今來到這處處藏寶的地方，恰似魚兒得水，每每利用公餘之暇，反覆觀摩賞鑒，並一一以詩記之。

嘉祐六年（公元 1061 年）冬，蘇軾初到鳳翔任，循慣例去孔廟拜謁聖人，第一次見到了聞名已久的石鼓：

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

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蛇走。

——《石鼓歌》

① 石鼓成於何時，究屬何物，歷代說法不同。郭沫若《石鼓文化研究》定為秦襄公時所製。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有《石鼓為秦刻石考》一文，定為秦獻公以前，秦襄公以後之物，並認為「石鼓」之名不妥當：「此正刻石之製，非石鼓也」，「特為正其名曰『秦刻石』」。

古拙的形態，飛動的文字，恰如傳聞中所描述的那樣，詩人既感快慰，又情不自禁地產生了一種想要進一步了解的願望。他一邊仔細揣摩，一邊用手指在身上描畫；他想要朗讀，可是就好像被甚麼東西箝住了口——那古奧玄妙的文字實在不知道該怎樣發音。有的像蝌蚪，有的像新月，有的就像風中飄搖的禾黍，而有的則已模糊湮滅……詩人絞盡腦汁，費盡心機，好不容易才認出了五六個字來，不免也有些灰心泄氣了：

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

—— 同上

當年好古的韓愈面對石鼓已感歎生得太遲，何況如今又已是百年過去了呢？這畢竟是我國現存最古的石刻文字，據說還是號稱中興的周宣王時代文治武功的遺跡，經歷了將近兩千年的歷史滄桑。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文化大劫難中，石鼓神秘地失蹤，直到唐代初年才又重新出土，從此為歷代文化之士所景仰……詩人追思石鼓的遭際，不禁感慨繫之：

興亡百變物自閒，富貴一朝名不朽。

細思物理坐歎息：人生安得如汝壽。

—— 同上

歷史興替，富貴殆盡，只有這巋然石鼓卻是永恆的存在，成為傳世的寶物（今存北京故宮博物院）。

全詩六十句，用詞典雅而摹寫入微，結構嚴謹而時起波瀾，刻意鍛煉，慘淡經營。在此之前韓愈也曾寫過《石鼓歌》，蘇軾此詩有意和他爭勝，終於成為吟誦石鼓的兩篇名作。

蘇軾自幼喜歡繪畫，尤其酷愛王維、吳道子的畫作。王維，字摩詰，唐代著名

詩人，長於繪畫，他的山水畫為南宗畫派之祖。吳道子，又名道玄，唐代著名畫家，尤其擅長畫佛像，曾擔任唐玄宗的宮廷畫師，時人稱為畫聖。蘇軾在鳳翔的普門寺和開元寺看到兩位著名畫家的真跡，立即被深深地吸引。

吳道子畫的是釋迦牟尼佛在兩棵高大秀麗的菩提樹下滅度（即死亡）前，最後一次講經說法的壯觀場面：

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暎。

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泣迷者手自捫。

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鼇。

——《王維吳道子畫》

佛祖趺（佛教徒盤膝打坐）坐於雙林之下，頭上神聖的光輪有如東方初升的太陽，天上地下，無數有情眾生，爭先恐後，仔細聆聽這最後的法音，有的迷惑不解，有的恍然大悟，有的悲泣，有的微笑，姿態表情各個不一，都在吳道子傳神的筆下，栩栩如生地表現出來。

王維畫中的釋迦弟子形容清癯，眉目間自有一種淡泊超然的氣質，面對塵世的榮辱，靜如止水，冷如死灰。畫上還有兩叢墨竹，虬根勁節，枝葉交錯，生氣淋漓，彷彿正在風中簌簌飛舞：

祇園弟子盡鶴骨，心如死灰不復溫。

門前兩叢竹，雪節貫霜根。

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

——同上

蘇軾反覆品味，對兩位畫家歎賞不止：

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

—— 同上

從性情上，蘇軾特別喜歡吳道子雄偉奔放的筆觸：

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翻。

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

—— 同上

正如他在《書吳道子畫後》中所評論的：

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

而這也是蘇軾本人寫詩作文的突出特色。

從審美趣味上，蘇軾則極其推崇王維的詩畫相通：

摩詰本詩老，佩芷襲芳蓀。

今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

—— 《王維吳道子畫》

王維其人其詩其畫，都有一種高潔絕塵的氣質，詩情畫意融為一體。蘇軾對之玩味不盡，他說：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

—— 《書摩詰藍田煙雨圖》

他完全被這兩位古代藝術家所征服，「往往匹馬入寺，循壁終日」（蘇轍《龍川略志》），有時候甚至流連忘返直到深夜：

嘉祐癸卯上元夜，來觀王維摩詰筆。時夜已闌，殘燈耿然，畫僧踴躍欲動，恍然久之。

——《題鳳翔東院王畫壁》

在昏黃的燈燭之下，畫上的僧人彷彿都一個個地動起來了，是真？是幻？迷離恍惚，蘇軾好一陣都無法分辨清楚。

經過仔細的揣摩比較，蘇軾最後指出：

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

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

——《王維吳道子畫》

吳道子能夠精妙絕倫地描繪事物的形態，還只是畫匠的技藝；而王維的畫，突破形似直取神似，反映出事物的內在精神和作者的思想感情，如同仙鳥飛離樊籠，在廣袤的天際間自由地翱翔，這才是真正的藝術家的大手筆。這一思想明確標示出蘇軾心目中畫工和藝術家的分野，為文人畫派提供了理論基礎。

抱着遠大理想走上仕途的，卻時時感到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異

忙時勤於公事，閒時欣賞古跡，應該說生活還是過得充實而有意義的。可是，抱着遠大理想走上仕途的蘇軾，卻時時感到理想與現實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差異。國家如此貧弱，人民如此困窮，自己的許多努力都勞而無功。

就拿衙前一事來說吧，這是蘇軾走馬上任之後辦的第一件實事，然而，在他的職權範圍內，不可能根本性地解決這一問題。「自擇水工，以時進止」的改革措施，只有在沒有緊迫的國家大事時，才收到一定的成效，一遇非常之事，衙前之役便又成了百姓的劫難。

嘉祐八年三月，宋仁宗駕崩，十月將葬於永昭陵。為了修築陵墓，朝廷責令鳳翔府輸送大批木料，蘇軾花了五個多月的時間來應付這一樁公務。適逢大旱，河水乾涸，木料運不出去，蘇軾內心無比痛苦：

橋山（陵墓工程）日月迫，府縣煩差抽。

王事誰敢愬（反對），民勞吏宜羞。

——《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溪堂讀書》

老百姓不堪重負，蘇軾深感自己當官不能為民造福，羞愧難言。他幻想自己擁有呼風喚雨的本領，以便解除人民的痛苦，可是這種虛幻的想像於事無補，他整天看到的只是不忍入目的慘狀：

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

渭水涸無泥，蓄堰（堤壩）旋插修。

對之食不飽，餘事更遑求。

——同上

渭水乾涸無泥，役夫非常辛苦，烈日驕陽之下，背着沉重的繚繩，一步一步艱難行進，面對這種情形，蘇軾難過得連飯也吃不下去。

沉重、乏味、沒有希望、沒有亮色的宦遊生活，令蘇軾深深倦怠。

美好的年華就這樣無謂地消耗。他感歎：人行尤可復，歲行那可追？（《別歲》）親友離別，還可以重逢，歲月流逝又怎能追回？他憂慮：明年豈無年，心事恐

蹉跎！（《守歲》）

年復一年，歲月蹉跎，理想將成泡影。他恐慌：萬事悠悠付酒杯，流年冉冉入雙髭。（《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

在無所作為中，青春正在悄然而逝。他油然生起對家鄉的無限思念：

西南歸路遠蕭條，倚檻魂飛不可招。
野闊牛羊同雁鶩，天長草樹接雲霄。
昏昏水氣浮山麓，泛泛春風弄麥苗。
誰使愛官輕去國，此身無計老漁樵。

——《題寶雞縣斯飛閣》

在一個春日的午後，詩人登上寶雞縣斯飛閣，向西南方向縱目遠眺，通往家鄉四川的歸路冷落、淒涼。他憑欄佇立，心兒早已飛向遙遠的故鄉。斯飛閣下，原野遼闊，漫遊其上的牛羊被襯托得猶如大雁、野鴨一般大小；天宇深廣，遠處的草木好像與白雲相接，朦朦朧朧的水氣漂浮在山腳，和暢的春風撫弄着蔥翠的麥田。「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漢末·王粲《登樓賦》）眼前所見的新春美景不能撫慰詩人懷鄉的愁緒，反而使他更加思念故鄉久違的山水。他慨然長歎：誰讓我留戀官位而輕易地拋離故土呢？唉，今生今世，我是不可能像漁父、樵夫那樣悠遊度日了！

但是，蘇軾畢竟是一位積極向上的青年，儘管偶爾會有消沉和倦怠，儒家用世思想始終在他心中佔據着重要的地位。面對苦難的現實，衰弱的國勢，蘇軾的報國之心會時時勃發。

又是一個早雪的天氣，他提筆抒寫道：

岐陽（指鳳翔）九月天微雪，已作蕭條歲暮心。
短日送寒砧杵急，冷官無事屋廬深。

愁腸別後能消酒，白髮秋來已上簪。

近買貂裘堪出塞，忽思乘傳（傳達命令的馬車）問西琛。

——《九月二十日微雪懷子由第二首》之一

地處西北邊陲的鳳翔，九月便已下了初雪，彷彿歲暮景象。晝短夜長，寒風陣陣，家家戶戶傳出急促的搗衣之聲。自己閒居官衙，無所事事，白髮漸生，只能借酒消愁。難道就這樣消沉下去麼？不，我已買好禦寒的皮裘準備出塞，願意接受王命，使西夏前來歸附！立功塞外的報國之志躍然紙上。

在干預現實的精神鼓舞下，他還寫了一些反思歷史、指斥時弊的詩歌。如詠史詩《郿塢》，借古喻今，語多譏刺：

衣中甲厚行何懼，塢裡金多退足憑。

畢竟「英雄」誰得似？臍脂自照不須燈。

這首詩是嘲罵漢末董卓的。董卓是個奸相，怕人行刺，在衣服裡加了厚甲，自以為可以確保生命安全。他把民脂民膏搜聚在他所盤踞的郿塢，揚言「事成雄踞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晉·陳壽《三國志·董卓傳》）。然而，他後來失敗了，被暴屍長安，時遇酷暑，肥胖的軀體流脂滿地，人們對他恨之入骨，就在他的肚臍眼裝上燈蕊，像點燈似的燒了幾天。詩的後兩句說：照明不須燈，真算個無與倫比的「英雄」！嬉笑怒罵，鞭撻有力。

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

蘇軾在鳳翔任職三年，於宋英宗趙曙治平二年（公元 1065 年）正月解任還朝，以殿中臣（管理宮廷事務的殿中省的官員）差判登聞鼓院（受理官民建議或申訴的

機構)。

英宗久聞蘇軾大名，想破格召入翰林院，委以知制誥(起草皇帝詔書)或修起居注(記錄皇帝言行)的重任。這一職位相當於皇帝的機要秘書，有權參與國家的重大決策，歷屆不少宰相都是從這一職位上擢升的。但是這一想法遭到宰相韓琦的反對，他認為蘇軾確實是一個難得的人材，將來一定會得到朝廷的重用，而目前他年紀輕、資歷淺，驟然提升，不能令人心服，應該有一個循序漸進的培養過程，主張按常規經過考試，授予館閣的職位。

君臣之間這一番討論，不免外傳，心胸開闊的蘇軾聽到之後，絲毫沒有不滿情緒，他認為這是韓琦對他的愛護，所以，欣然聽從安排，參加館閣考試，又以最高的「三等」入選，授直史館(編修國史機關的官員)。館閣之職，最重文才，一經入選，便已躋身社會名流之列，雖然沒有實權重任，卻是一般文人最為嚮往的清要之職。蘇軾在這個位置上，得以飽覽宮中收藏的珍本圖書、名人手跡和傳世名畫等。

然而，五月二十八日，不幸的事情突然降臨在蘇軾的身上。夫人王弗因病去世，年僅二十七歲，留下不滿七歲的兒子蘇邁。蘇軾萬分悲痛，回想十年來美滿恩愛的婚姻生活，無法接受這慘痛的事實。他呆呆地坐在夫人的靈前，無數的往事一起湧上心頭。

結婚的那年，王弗還只有十六歲，滿臉嬌羞，楚楚動人。她勤快、孝順、性情溫柔，謹言慎行，深得全家上下的喜愛。剛剛嫁到蘇家時，她從來不曾和人說起過自己知書識字，只是每當蘇軾讀書，就拿着針線活靜靜地坐在一旁，整天不肯離開。有一天，蘇軾背書，背着背着，突然卡殼了，急得抓耳撓腮，王弗悄悄抿嘴一笑，輕輕地提示了一句。這輕輕地一句，恍如巨雷驚夢，令蘇軾大吃一驚，於是，他指着滿屋子的書逐一考問，王弗都能說出個所以然來。想不到她竟然這樣聰慧穎悟而又沉靜自持！這一發現令蘇軾驚喜異常，從此，小夫妻的感情大大地跨進了一步。後來，王弗跟隨蘇軾遊宦鳳翔。她深知丈夫性格爽直，心無城府，所以特別留意他在外面的日常行事，每天回來都要詳細地詢問，唯恐他有所失誤，吃虧上當。她說：「你離開父親遠了，凡事就沒有人指點了，不可不慎重。」並且常常引用公公的話提

醒丈夫。

每當有人來拜訪蘇軾，她就悄悄地躲在屏風後面聽他們談話，過後便以自己精明的頭腦加以分析判斷，幫助蘇軾明辨人情是非。有的人毫無主見，王弗說：「這個人說話模稜兩可，總在暗暗揣摩你的意思，一味迎合，你何必和他多說話浪費時間？」

有的人專意討好，第一次見面就顯得親密無間，王弗分析道：「這種人的交情不會長久，來得快，去得也快。」

她的這些觀察和分析，事後往往得到證實。

蘇軾自然真率，略無外飾，像他自己所說，「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眼前見天下無一個不好人（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引），不論親疏，都吐以肺腑之言，快快活活，無憂無懼。這種性格，雖然使他贏得無數朋友的喜愛，在複雜的現實生活中，卻也讓他沒少吃苦頭。他們夫妻二人在性格上形成最佳的互補，所以，久而久之，蘇軾很自然地對夫人產生了深深的依賴。如今，她竟猝然撒手而去，令蘇軾在情感上和理性上都有一種無依無靠的失落，內心的悲慟難以自抑。

王弗死後，靈柩暫時停放在京城西郊，準備日後有時間再扶柩還鄉，安葬在蘇軾的母親程氏夫人的墓旁。

雖然人死不可以復生，蘇軾對夫人的懷念和敬愛卻永遠也不衰減。十年以後的一個夜晚，夢見夫人，他依然悲不自勝。夢醒之後，面對忽明忽暗的殘燈，聽着窗外淒厲的北風，心情久久不能平靜，於是，披衣下床，提筆寫下一首情辭悽婉的詞作《江城子·乙卯（熙寧八年）正月二十日夜記夢》：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

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

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

料得年年斷腸處，明月夜，短松岡。

詞人含悲帶淚，字字真情，將滿腔思念傾注於筆端，創造出纏綿悱惻濃摯悲涼的感人意境。生死異路，幽明兩隔，十年長別，音訊渺茫，而往日的深情，總在不經意間浮上心頭，難以忘懷。王弗的孤墳遠在千里之外，淒風苦雨，冷落蒼涼；詞人獨行於人生路上，歷盡坎坷，憔悴孤獨。生死幽明的界限，時間空間的阻隔，使一對情深意切的伴侶永相睽離。上片直抒胸臆，訴盡心靈深處無限滄桑；下片記夢，以日常生活小景的描繪，表現當年恩愛幸福的生活，從而更襯托出今日「無處話淒涼」的悲苦。故鄉的老屋，綠蔭掩映的小窗前，年輕的王弗正臨窗對鏡，梳理她如雲的長髮。久別重逢，萬語千言，不知從何說起，唯有默默相偎，珠淚漣漣，在無言中傾訴十年相思的苦痛。然而，夢短情長，夢醒之後，是更深的悲涼。詞人遙想故鄉的墳岡上，松枝搖曳，月影斑駁，愁腸百結，夜不成寐……詞中採用白描手法，出語如話家常，卻字字從肺腑流出，自然而又深刻，平淡中寄寓着真淳，成為膾炙人口的千古名作。

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蘇軾還能從喪妻的巨痛中解脫出來，第二年四月，父親蘇洵又與世長辭，享年五十八歲。當時，蘇洵參與編寫的禮書剛剛脫稿，而獨自撰寫的《易傳》卻還沒有完成，臨終之前，諄諄囑咐蘇軾、蘇轍續寫成書，兩兄弟含淚接受遺命。蘇洵逝世的消息傳到朝廷之後，英宗詔賜銀一百兩，絹一百匹，韓琦、歐陽修等元老重臣都送了厚禮，蘇軾一一婉言謝絕，只求追贈官爵。英宗詔贈蘇洵光祿寺丞（宋前期為寄祿官名，從六品上），並命官府派船，專程護送蘇洵的靈柩回四川老家。

六月，兄弟倆由汴水，入淮河，溯江而上，經江陵入蜀，扶柩還鄉，依禮守制家居。